

紀念蘇重威同仁專刊

陳茹玄題

紀念蘇重威同仁專刊目錄

- (一) 蘇重威同仁遺像
- (二) 趙德馨先生像贊
- (三) 訃聞
- (四) 公祭秩序
- (五) 祭文
- (六) 梁塞操先生題辭
- (七) 蘇碩士傳記(張一留撰)
- (八) 蘇重威同仁年譜(王文山撰)
- (九) 幼年時代照片
- (十) 清華時代照片
- (十一) 留美時代照片

- (十二) 化粧照片
- (十三) 家庭生活照片
- (十四) 最後留影
- (十五) 電唁
- (十六) 祭幛等件
- (十七) 輓聯
- (十八) 遺墨
- (十九) 謝電

蘇重威同仁遺像



Chester T. Su

李成賢阮千古

於序蘇君英偉絕倫重瀛負笈人中
鳳麟朝氣方升丰姿正蔚小試牛刀足
覩經緯置風驟至天道微茫郭嘉年
奪千古同傷痛抱西河白頭老父至
海愴懷涕泣如雨崇封石窠永泐貞
珉易銷者質長留者名

趙德馨敬題



菲弱德薄蹇及

清華大學留美監督處秘書中美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立中央研究院秘書兼代文書股主任財政部
年鑑編纂全國經濟委員會編譯處編譯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經濟碩士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日辰時疾終子舍距生子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十月九日申時存年三十歲命孫國琦等親視
含殮即日成服卑幼之喪不致成禮倘蒙
賜唁景勝悼感之至謹此訃

聞

謹擇於國曆十一月廿四日家奠申刻發引
夏歷十二月十二日

闋第均此

反服父蘇謙 枚淚稽首

孤子國琦 泣血稽顙

期服弟宗仁 枚淚稽首

期降功服兄堅 枚淚稽首

期降功服姪琛 拭淚稽首

仁社公祭秩序

- (一) 奏哀樂
- (二) 致祭代表入禮堂
- (三) 獻花圈(行禮)
- (四) 上香
- (五) 讀祭文
- (六) 行三鞠躬禮
- (七) 家屬答禮
- (八) 樂止禮畢

文 仁 同 威 重 蘇 祭 社 仁

維

中華民國二十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仁社全體社員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

重威社兄之靈曰嗚呼以君幼而穎秀秉質素強感時勵志寓柔於剛其待人也必誠必敬其持論也亦諧亦莊品蒞純潔才藻發皇譽馳於海域名重於粉鄉其負笈遠遊兮乘風破浪及買棹歸來兮學成道彰是家之雋是國之光宜虛左之迎返屢前席之翱翔方期大展素抱克竟所長奈何仄飛六瑄春蘊一陽人琴頤寂楓橋月涼閏年甫壯英特非常羣失其侶同聲悲傷撫棺楬觸禹影待惶留陳一東淚灑千行神共歎格有酒溫芳嗚呼尚饗

魏重威回仁

壽文誰在仰九閣似君英發
却剪飛塵廿年傑讀才驚眾力
里歸來耐福岸朋輩福交
恒獨執矣親屬望急弥殷也
方雷家吾寧死遠信強留後

方回

小第汪不真孫

蘇碩士傳

張一留

碩士蘇姓，名宗固，字重威，江浦人也。生長於山清水秀之吳中，自幼即以聰穎著。年十四，畢小學業，讀於蘇之工專預科。每以暇晷，習音樂戲劇，靡不精。詢之，則曰，聲音之道，最感人深也，吾思有以改進之，將以之移風易俗焉。年十七，選入清華，六年之間，三長其級，而同級翕然。尋負笈重洋，留美，學政治經濟於意大利諾大學，既得學士位，復入哥倫比亞大學，專研國際公法，而得碩士。碩士之在美也，勤學業，善交遊，尤關懷祖國。適國有大水，嘗憑三寸舌，募得六千金，惠及災黎，人皆曰賢。仁社者，莘莘學子，組以交換智識，聯絡情誼者也。碩士被公推，長其支社。其時紐約圖書館，設有中美文化研究會，館董事主之，亦以碩士之才之美，舉爲會長副。於是音劇之學益精，發爲文章，譽滿彼邦焉。歲甲戌，學成歸國，朝野聞佳名，爭相羅致。乃就任中央研究院，職掌祕書。而全國經濟委員會，又聘爲專任編譯。大用正可期，不意遽病肺。病革，顧謂所親曰，吾有不可死者三，一國二家三朋友。言訖而卒，年才三十

。所親哀之，聞者莫不惜之。

張子曰，碩士之初回國也，嘗隨其父坤老將軍詣予談。其有志於國，克順其親，予所知之諗矣。及其亡也，有來自遠方，泫然泣下者，又足徵其善與人交焉。然則碩士之所謂不可死者，皆人間世所視為不可及者也。夫人未出世修持，甚難得生死自在。故雖志足培風，亦徒嗟生若朝露也。悲夫。

蘇重威同仁年譜

王文山撰

蘇同仁宗固，字重威，籍隸江蘇江浦，於遜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十月初九日申時生於蘇州，在幼年時不但受了優美環境的影響，同時在他的人格上，也受了父母的感化。他爲人好學，謙讓，而又多才多藝，所以平常很受人尊敬。

在蘇同仁留美期間，適九一八事變爆發，他便自告奮勇的擔任演講遠東國際關係的責任，想藉此爲國効勞。從他的遺著裏，我們知道國外人士常因他的宏言讜論而改善對華的觀念。

蘇同仁居家的態度非常和藹。他對上是孝順，對幼是仁愛，對夫人更是溫良。不過對於自己是很嚴格的。他平常勤於操作，起居有時，治事有序，卽書桌中之文房用具亦安排得有條不紊。他對於銀錢，分文不吝，但遇有善舉，雖感困難，却亦樂於襄助。如南京支社成立時，他在拮据的境况中，仍設法籌借百元，卽其明證。

蘇同仁對朋友是絕對誠實。他不尚虛僞，不喜誇張。他總是說老實話，做老實

事。所以無論新交或知己，每談到他的時候，總表示膺服。

蘇同仁對於國，對於家，對於朋友是時刻不能忘懷的，甚至在彌留的剎那間，還向他的父親說，「爹爹，我的國，我的家，我的朋友都需要我，我是不能死的！」不意在說這句話半小時以後，蘇同仁竟與世長辭。這是多麼慘痛的遺言，多麼慘痛的情景！蘇同仁入世僅三十載，英才展，壯志未伸。在他自己固然不忍訣別國、家、朋友；國、家、朋友亦何堪蒙此重大損失！爰將個人所知關於蘇同仁的事蹟，按年編次，以誌不忘。年譜中所載雖係蘇同仁在校各種活動，事似微小，然正足以見棟梁之材如何嶄露頭角，如何發榮滋長，迨到有爲之日，又如何爲無情的暴風雨所摧殘，徒使朋友們的心頭留下永恆不滅的創痕。

一 歲：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初九日生於蘇州。

八 歲：民國三年入江蘇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小學。

十四歲：民國九年畢業於一師附小。隨入江蘇省立工業專門學校。

十七歲：民國十二年畢業於江蘇省立工業專門學校預科。同年八月在蘇州創辦靈光報並

任該報主任編輯。暑假後考入北平清華學校。

十九歲：民國十四年畢業於清華學校中等科。在校成績優美，至於課外活動，曾任學生會評議員（中三），評議部文牘委員會委員（中四），中等科伙食委員（中四），五卅慘案募捐游藝會主任（中四），平民學校國文教員（中三），童子軍狼隊隊長（中四），軍樂隊隊員（中四），軍官會議書記（中四），已已級刊編輯（中四），級際中文辯論代表（中四），國慶級際化裝比賽編劇導演委員會主席（中四），級會執行委員長（中四），清華學報編輯（中四）清華週刊編輯，鸚語社社員（中三），勵羣社辯論組組長（中四），Clatterbox 會會長（中四），梵啞鈴班班員（中四），唱歌團團員（中三，四）。民國十四年入清華大學留美預備部。

二十三歲：民國十八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留美預備部。在民國十四至十八年期間曾任：參加北京三一八大游行指揮（高一），清華週刊編輯（高一至高三），清華校刊編輯（高一），清華年報廣告經理及會計主任（高一），戲劇社總務部長（高一至高三），清華崑曲社社員（大一），清華攝影學會會員（大一），菊社主幹（高一至大

(一)，慶祝委員會委員(高一至大一)，級務委員會總務委員(高一，大一)，銅樂隊隊員(高二至大一)，絃管樂隊隊員(高二至大一)，科學社社員(高二)，代級務委員長(高二)，組際英語演說比賽代表得第二名獎(高二)，乙組英語辭令會會長(高二)，級務委員長(高三)，濟案後援會募捐委員會委員(高三)，魯災籌賑委員會主席兼游藝股主任(高三)，學生代表大會代表(大一)已已級級長(大一)，畢業同學錄編纂主任(大一)。民國十八夏赴美，在渡美期間被選為留美中國學生隊長，專司沿途照料聯絡與餘興事宜，抵美後，入意大利諾大學。

二十五歲：民國二十年畢業於美國意大利諾大學，得文學士學位。在此時期英文著作 *U. S. and the World Court* 及 *Law of Contraband and Blockade* 脫稿。旋入哥倫比亞大學。

二十七歲：民國二十二年夏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得政治學碩士學位。碩士論文為 *What acts Constitute acts of War?* 內容精詳，極為教授所稱許。同時英文著者 *Notes on the American theatre* 亦脫稿。在美校外活動為 *Member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31; President of Chinese Roerich Association, 1932;

Manager of the American Chapter of the P. L. F., 1932; 清華留美監督處秘書（二十二年），華美協進社清華經費秘書（二十二年）。

二十八歲：民國二十三年繼續任職於華美協進社，夏間返國，任國立中央研究院秘書兼代文書處主任，又在京社担任社所經理。十月二十八日在南京支社與沈學培女士結婚。

二十九歲：民國二十四年春轉任全國經濟委員會編譯處編輯，並奉秦秘書長命襄助編纂財政部財政年鑑。（詳見遺墨）任職數月，成績斐然，極爲同事（如徐國懋君等）所稱讚。不久，舊疾復發，經黃克綱同仁診斷爲肺病，力勸修養。旋赴北平西山，以病况無甚變化，故南返蘇州。

三十歲：民國二十五年夏再度赴平，在九月二十三日函申述，「近日病况仍無進步，每日最高體溫仍在三十七度六七左右，有時且至三十七度八，痰亦未減少，胃口仍不佳……」十月二日二次由北平返家，病勢日見沉重，中西醫藥俱不獲效，於十二月

二十一日辰時逝世於蘇寓。家中尙有德高望重之老父 坤山將軍，溫厚質淑之愛妻 沈學培女士，及繼子國琦，繼女國珍等。

附載：

後附各圖均係蘇重威同仁留影，謹選錄以弔故人，計有幼年時代照片四幀，清華時代照片三幀，留美時代照四片幀，化妝照片四幀，家庭生活照片四幀，最後留影一幀。

幼 年 時 代



十 四 歲



四 歲



十 七 歲



十 六 歲

清 華 時 代



國民十八年五月攝



國民十七年春攝



國民十四年攝

留 美 時 代



十 九 年 八 月 在 威 士 康 辛 大 學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在 培 那



二 十 二 年 在 華 盛 頓



十 九 年 春 在 堂 利 諾 校

藝 多 才 多



宮陳之中春放風飾



馮仲范之中箱出棍打飾



人安第印飾



忠黃之中山軍克飾

活 生 庭 家



都首於攝年四廿國民



都首於攝年三廿國民



角一又之桌書前生



角一之桌書前生

影 留 後 最



平北於攝春年五廿國民

電

唁

(一) 平橋直街六十五號蘇夫人禮鑒噩耗傳來曷勝驚悼除轉知各同仁外謹先代表電唁並祈節哀順變仁社執行委員會仝人叩

(二) 平橋直街六十五號蘇謙賢郎之喪不克親奠謹致哀唁清華馮桂連彭光欽趙以炳張蔭麟(一、二、一。)

(三) 平橋直街六十五號蘇謙老伯鈞鑒聞重戚兄仙遊至爲愴痛伏希節哀珍重爲禱世姪朱一成叩(一、二、三。)

(四) 平橋直街六十五號蘇沈學培女士遠道聞訃莫名驚悼特電慰唁尙乞珍重陳世驤(一。)

(五) 平橋直街六十五號蘇宗固夫人頃接仁社通訊錄驚悉重戚兄病故蘇寓弟不及親來奉奠愴感無似務請節哀以慰逝者老伯前請代唁慰弟徐國懋上(一、七。)

(六)平橋直街六十五號蘇謙先生沈學培女史鑒重威君寶志以終粵同仁如失手足祈
順變節哀至禱陳顯國印(一，二四。)廣州發

(七)平橋直街六十五號蘇夫人頤悉重威先生辭世無任哀悼特電奉悼中央研究院總
辦公處全體同人叩(一，五。)

(八)平橋直街六十五號蘇謙先生及重威夫人鑒聞訃驚悼特電慰唁陳世昌週

(九)平橋直街六十五號蘇夫人沈學培女士禮鑒驚聞重威兄噩耗至爲悲痛尙祈珍攝
勉襄大事月英文山叩(南京一，二五。)

(十)平橋直街六十五號蘇沈學培夫人驚聞宗固兄逝世至深愴悼尙祈勉抑哀思順時
珍衛徐谷麒敬唁(杭州一，八。)

(十一)平橋直街六十五號蘇沈學培夫人噩耗傳來至深扼腕尙望節哀珍重梁慶椿敬唁
(杭州一，八。)

(十二)平橋直街六十五號蘇宅鑒驚悉宗固學兄仙逝無任悲愴謹此馳悼王墳名虞(漢
口)

(十三)平橋直街六十五號蘇宗固夫人鑒頃讀社刊驚悉宗固兄英年遽隕曷勝惋悼尙祈
勉抑哀忍善自攝特電奉唁天津仁社齊(天津)

(十四)平橋直街六十五號蘇沈學培夫人南京傳來噩耗驚悉宗固兄逝世此間同仁聞訊
莫名哀悼特電慰唁仁社杭州支社(一，八。)

(十五)平橋直街六十五號蘇夫人頃悉重威兄仙逝不勝痛悼之至敬電奉唁尙祈節哀順
變勉繼遺志中央研究院王顯廷(一，五。)

(十六)平橋直街六十五號蘇坤山兄鑒重姪逝世悼惜良深特電奉唁趙德馨(十二，二
一。)

(十七)平橋直街六十五號蘇謙老伯鑒頃悉重威兄惡耗殊深惋惜務祈善自寬懷並請轉
知重威嫂勿過悲傷先電奉慰並頌福綏姪謝少文胡傳撰吳朝仁文拜

祭 幛 等 件

羣失其侶

中國仁社拜挽

脩文赴召

南京仁社拜挽

哲人其萎

朱兆年
馬聿新拜挽

哲人其萎

世巖弟陸元深
達之拜挽

壯志未伸

愚弟顧則久拜挽

奠

張亞庸拜挽

脩文赴召

愚弟朱延禧拜挽

脩文赴召

涂允燿 程經遠
徐養秋 梁鋆立拜挽

玉樓赴召

愚弟鈕英年拜挽

脩文赴召

鄧邦遜拜挽

壯志未伸

許博明拜輓

玉樓赴召

沈兆九敬輓

長才未竟

陳調元拜輓

千古同傷

如弟陳祖鈞拜輓

壯志未竟

禮
弟劉念義
仁拜輓

智

早登覺路

舅岳趙勳肅敬輓

高名難沒

羅良鑑拜輓

壯志未竟

奉命吳鵬率子毓蔭拜輓

脩文天上

顏星齋敬輓

壯志未酬

世愚弟劉祖望拜輓

修文遽赴

吳谷宜
張滌珊拜輓

長才未竟

顧綏祿
弟候諱昌拜輓

章駿錡

玉樓赴召

吳忠信拜輓

星隕江南

龍冠海弟沈克毅

鄒邦梁

吳志毅朱馭歐
邵德彝常拜輓

脩文赴召

于哲潛拜輓

顏冉同悲

周贊廷拜輓

長才未展

陳方銖拜輓

壯志未酬

徐浩然拜輓

壯志未竟

愚弟陸嘯石拜輓

哲人其萎

潘盛年拜輓

玉樓赴召

卓幼梅拜輓

壯志未酬

陶鑫拜輓

壯志未酬

謝仲達拜輓

玉樓赴召

王鼎臣拜輓

英雄宛在

丁乃宏拜輓

壯志未酬

王佐良拜輓

壯志未伸

魏道貴拜輓

遠奪英才

林寶劍拜輓

長才未竟

姻表妹婿吳長林拜輓

曜委含芳

夏育琛拜

英氣常留

愚弟成靜生拜輓

人琴俱杳

表襟弟姚志陶拜輓

修文赴召

陳光甫拜輓

長才未展

弟王廷杰

壯志未酬

馬衡拜輓

壯志未酬

愚弟詹貴珊拜輓

夢幻泡影

袁季梅拜執

長才未竟

孫韶拜執

人琴俱亡

學弟雋家遺拜執

玉樓赴召

愚弟徐貞孺拜執

奠

姻侍生胡宗廉同弟宗熙
宗澤率子侄受麟
錕

長才未展

弟連忠恕拜執

壯志未伸

愚弟孔憲鏞拜執

懷才未竟

世愚弟俞壽璋率子福崇
年拜執

痛失良才

顏大鏞拜執

天胡不祿

世愚弟汪行慈
顧邦杰拜執

壯志未伸

世愚弟張劭克承拜執

地下脩文

李德明
弟吳哲明拜執
陳卓人

長才未竟

姻弟楊桐蓀拜輓

長才未展

徐漢拜輓

良駒竟失

張棟敬輓

壯志未伸

治

內表兄潘家駒拜輓

哲人其萎

馬友常任純九拜輓

玉樓遽召

愚弟汪立羣拜輓

玉樓赴召

葉湘蕓拜輓

壯志未伸

曹吉徵拜輓

修文赴召

愚弟錢用霖拜輓

壯志未伸

麟
姻愚弟吳一旂拜輓

鶴

長才未竟

世愚弟嚴家灼拜輓

長才未竟

薛維賢
同舉弟周曾祚拜輓

薛維翰

玉樓赴召

外舅沈楚青率子學

樞
海彬鈞拜執

大雅云亡

裴冠西

沈慕會拜執
陸國方

玉樓赴召

愚弟尹餘孫拜執

玉樓赴召

世愚弟俞祖耀拜執

玉樓赴召

蔡寶善拜執

斯文不沒

世愚弟張仁輔拜執

壯志未竟

世愚弟俞若屏拜執

壯志未酬

吳制超
鄭制豫拜執

壯志未酬

弟葉寬拜執

哲人其萎

世愚弟劉子重拜執

嗟深肯構

鄧邦述拜執

壯志未竟

世愚弟徐淦拜執

壯志未竟

姻愚弟顧培吳率子啓華孫天章

妹婿相

保廷

脩文赴召

鄧嘉年拜執

玉樓赴召

世愚弟丁孝屏
陳鼎拜執

長才未竟

弟張同書拜執

天上脩文

愚弟陳敬堂
羅冠羣拜執

長才未竟

趙繼賢同弟繼洪拜執

長才未竟

王繼祖同弟慶蕃拜執

修文赴召

弟周宗鎬拜執

哲人其萎

劉曉漁率子發莊拜執

脩文赴召

楊萃一拜執

哲人其萎

程家蒨拜執

玉樓赴召

愚弟田祖鼎同弟祖棟

桓瀚拜執
德

壯志未酬

學弟陳祖源拜執

壯志未酬

愚弟王家珪
吳延費拜執

長才未竟

顧廷恩率子之鈺
楠烜拜執

壯志未竟

愚弟甯兆南拜執

哲人其萎

鄭乃昌拜執

長才未竟

宋銘勳拜執

壯志未竟

學弟周宗渭拜執

長吉星沈

世愚弟張一磨拜執

輓

聯

金澍榮輓

十年學業兩度同窗學就經世鴻圖不期甫試牛刀久病未能酬壯志
萬里歸程扁舟共濟歸來滿胸熱血正持一仲宿負昊天竟忍奪英才

李順卿輓

氣數不言仁者壽
性情猶見古之愚

王文山輓

歷重洋巨浪讀百國寶書蓮幕爭羅早識東坡饒偉略
甫三秩壯年正一陽令序玉樓赴召何堪長吉頓千秋

宋世明輓

勝地同游文雅橫飛知偉抱
英年不祿邦家多事惜長才

楊萃一輓

憶當年話課美邦對落落奇才頻欽益友
際此日修文泉壤撫茫茫大局太息斯人

張亞威輓

太上平忘情應減縱橫老友淚

中原正多事那堪摧折少年花

外舅沈楚青輓

瀛海壯遊歸正欣努力前途逸少有才今未展
罡風連夜急遽爾修文地下顏淵無命世同悲

顏星齋輓

緣盡先離修短由來皆有數

情何能遣幽明頓隔不勝悲

顧福如輓

麟鳳數英才仕途奮翮渾如夢
龍蛇悲厄運濠海歸槎願未酬

梁寒操輓

異域蜚聲報國有心研討學
西河抱痛修文赴召悼英才

韋以蔽輓

英偉絕倫人中麟鳳

文章惜命天道微茫

陳其采輓

朝氣方升一病詎聞長吉召
英才未竟卅齡遽奪郭嘉年

舅岳趙勛肅輓

造物胡不仁如此聰明竟短命
斯人誠可惜最難慰藉是高堂

王敬禮輓

遠遊歐美通譯多才壯志鬱輪囷
天上修文遽赴召
聚首京華行縱忽杳哀歌聞薤露
人間傷別最銷魂

梅貽琦輓

李長吉侍親無期其奈玉樓催赴召
王子安降竿不永那堪珠樹竟沉埋

吳聞天輓

異邦共學故里論交廿載舊游思話雨
客座哀時高齋遺世九天壯志感培風

重威學長兄昔相識於蘇州話雨樓旋同負笈美洲最後尙晤於南京之梅園新村忽聞

渣世不知滄痛之何極也

季愴凡輓

重譯擅長才壯歲而殂黃土何堪埋此恨

高堂揮老淚諸孤猶藐蒼天胡竟斲其年

賀師俊輓

雅望夙所欽風雨雞鳴同勵志

長才嗟未竟雲霄鶴馭遽歸真

趙廷杰輓

祝席話金蘭風袖芸窗難忘燈夜論文日

吳門悵秋水衣冠泉壤爲感人間修短年

潘光迥 沈熙瑞仝輓

萬里看搏鵬方期翔步天衢經世高文重江左

三冬驚賦鵬詎意愴懷國寶輟春哀思動山陽

施藻翔輓

天上速文星長吉才華成壽敵

庭前催玉樹西河賢哲亦神傷

吳曾濬輓

勤求實學遠歷重源正好儲才爲國用

竟天天年長埋玉樹未酬罔及累親悲

鮑壽仁輓

文學耀中西遙仰傳鵬張勁翮

政猶宏述作遊鶯賦鵬矢英才

徐恩曾輓

新學潮流推砥柱

斯人風度渺雲山

黃綱克鞅

舊雨悵苔岑憶當年紐約偕遊勸君歸國長體養
罡風催玉樹歎此日吳門死別孤兒繞膝忍吞聲

吳錫永鞅

春夢了無痕蘭香自焚遠阻雲程催玉樹
長才猶未竟薤歌忽唱不堪風雪冷金門

盧彬士鞅

叔子擅才華海外學成壯志方看千里展
良醫窮藥石吳中病革生機不共一陽回

反服父坤山鞅

愛花本天生去故都涉重洋方幸汝學業完成甫歷仕途才小試
沉痾無藥救拋寡妻棄弱弟頓使我悲懷鬱結何堪老淚灑深霄
期降功服兄堅鞅

弟當而立歲正學成致用大有可爲縱伯氏云亡足慰椿庭新晚景
醫乏再生方奈病久易虛遯臨永別適一陽未復又催荆樹萎連枝

內兄沈學鈞輓

負笈渡重洋好學力行爲我先河是導
纂書經一載積勞成瘵憐君壯志未伸

章 崑輓

吾兄遊學造詣精深積年歸國展才猷滿期創業空前壯懷得遂
尊翁治軍宅心仁厚晚歲居家遭拂逆忍使喪明至再老淚應枯

泉 師景山輓

雲

文化早知名歐美同飲詎彼蒼不予耄耄
玉樓今赴召仙凡隔闕使下士徒有吁嗟

彭子嘉輓

負笈渡重洋輸入文明談政治
撫棺憑一慟願無災難到公卿

彭丙一輓

克家期弱弟

痛國失良材

沈立之輓

瀛海賦歸來方期碩學青年歛宜南國

玉樓遽赴召忍使高堂白髮淚灑西河

秦汾輓

書記才長悲阮瑤

修文命短泣顏回

陳祖平輓

經濟具專才績學子由原國器

英華嗟早萎修文長吉應天招

謝少文 胡傳揆 吳朝仁仝轅

生平最敬吾兄中年組喪洪猷未展此誠家國一恨事
同輩又弱一個北風冷冽寒梅依舉更從何處去招魂

唐觀源轅

有長吉才聲聞中外

僅顏回壽痛畧翁孫

朱綬光轅

浪破重瀛譽滿京華如日方升雲程無量
識微鵬賦圖終蛇畫有才不壽天道難知

李德明 吳 潤 陳卓人仝轅

晨夕共相隨六載沈思如夢寐
精誠終不隔九京銘痛盡交期

凌敏剛

挾西歐學術而歸正壯年華舉手從容酬養志
歎東亞人才未盛是真英物傷心卒赴修文

吳曾祚輓

懷瑾握瑜爭羨英年才獨雋
摧蘭折桂不圖志士命偏慳

何翼然輓

梯航負笈學粹中西青簡自留名平準應傳司馬筆
回夏修文天何茫昧白頭喪反服登堂忍見子瞻悲

劉元長輓

匡時賴真樸英才健筆摛華絳帳彤澹繫雅望
厄運徧黃楊遇閭閻門失侶籬風窗月動悲思

熊正璇輓

黃樓赤壁家學淵源世法仰仁風南社清芬堪媲美
白紵青衫斯人憔悴僊游驚壯歲西河老淚不勝揮

蔡緬廬輓

天意豈如斯自古才人常不壽
我哀靡所止從今樂府少知音

康時振輓

鍛羽驚鵬未竟功名歎長吉
破車失轡難供晨夕慰西河

張中立輓

人若鳳麟初展長才向南國
年齊勃賀忍看老淚灑西河

吳益銘輓

造物忌才壯志未酬成不幸

華年遯謝玉樓豈欲待修文

王廷杰輓

六年游美整歸裝方圖爲國宣勤服務幾何時卻似曇花空一現
兩度赴燕療宿疾曾憶勞親伴送就醫終不起竟離人海作長眠

鄧方珩輓

新學潮流推砥柱

斯人風度渺雲山

王顯廷輓

阮多瑀才遽赴修文辭北府

章華遠望那堪揮淚瀾西河

李振南輓

我友誠磊落英多集政治文藝兼擅其長海外訂忘形闊別兩年慳一面
人生如夢幻泡影論學問才華正堪大用天涯傳噩耗何期三秩卽千秋

張競立輓

膽達正英年舍遽鵬臨愧之高文哭東野
喪明傷暮景庭虛鯉對那堪老淚灑西河

劉師舜輓

瀛海盛才名白下文章傳往籍
玉樓驚早世吳中風雪慘銘旌

戴志義輓

譽滿稱瑰琦遠願烏私拋老父
永埋湮玉樹傷心鵬集厄丁年

范聲揚輓

學宮雕龍世用方隆天已召
魂歸化鶴親心難慰子何依

嚴鹿平輓

效班定遠異域立功文化鑽研小試牛刀推國選
對卜子夏喪明抱痛情詞勸解難回鶴唳罷鄰春

夏逸齋輓

負笈遍瀛寰堪欣碩學宏才方幸霄漢扶搖奮舉鵬程志無量
來歸主審譯孰知罡風驟雨遽教椿庭涕泣愴懷天道嘆微茫

黃克家輓

家國之良蘆甚忽焉誠可惜

人天已隔薦芻於此實堪傷

徐澐秋輓

樽酒昔言歡燭剪西牕猶憶風姿磊落

人琴今已杳梅殘東閣祇看月影橫斜

蘇重威同仁遺墨鱗爪

(大部著作另由蘇同仁之家屬出版)

日四初月七亥癸次歲 光 霞 日五十月八年二十國民

★ 校二元銅售 卡期一第 刊月半光霞 ★

主編 蘇重威 繪圖 胡亞光

霞光

名譽編輯 范烟橋 顧明道

〔雲嘯朱〕 〔隱梅徐〕 輯編事理

〔新文者印代〕〔號八十三巷頭石大址社〕〔版出社霞州蘇〕

第一期刊目錄	趙匪雲
題眉	蘇重威
老店新開的一席話	程隱廬
天半朱霞	胡亞光
霞光之下	顧明道
我想	黃轉陶
鵬	胡石子
鴛鴦	徐碧波
紅雨羅層	徐梅隱
小說家之煩惱	楊雪門
審話	王天狼
萬能博士	黃振玉
笑話	松石遺著
夢鴨仙館詩鈔	虎頭後人
香奩痛語	朱嘯雲
三個霞光	禪：千里
小說界無線電	王受生
痛心室遷拾	潘祖賢
火車站上	徐鵬雲
陌上花	任夢癡
小寄廬的話	伍劍花
賣西瓜和吃西瓜	
禁止轉載	

威·重·片·片·霞·碎

霞光本報自出版以來，已屆兩週之期。在此期間，承蒙各界人士之厚愛，訂閱者日見增加，實感欣幸。本報自創刊以來，宗旨純正，內容豐富，力求反映社會之進步，並提供讀者以有益之知識。現為擴大宣傳，特將本報內容重新編排，出版新式之「霞光」報。此舉不僅能使本報之內容更為精采，且可使印刷更為美觀，以利於讀者之閱讀。凡我舊雨新知，幸垂鑒察，不勝感荷之至。

(一)十七歲時所主編之霞光報

(二) 序清華同學錄

溯自清之季世吾國初省西人富強東南疆吏乃倡派遣學生赴歐美留學之舉嗣庚子拳亂告終吾國應付各國賠款四百五十兆兩越八年美標親善將應得借款之一部退還吾國作振興教育用時光緒三十四年也慶親王曾有文答謝云體會新近貴國總統希望鼓勵我國學生赴美入學校求高深學問之誠意並有鑒於已往貴國教育對於我國之成效大清帝國謹誠懇表示此後當按年派送學生到貴國承受教育惟派遣之初學生皆經考送至宣統三年始自行開辦預備留美學堂於平西清華園民國元年改稱清華學校學校既為預備留美而設其制度遂與國內外大學異計設高等科與中等科迄民國十三年始籌備改辦完全大學本級之成立在民國十一年秋十二年後留美預備部不再招生逐年收縮今吾級卒業清華之舊制亦告終了撫今追昔甯勝感慨按清華成立迄今僅十有七年派遣班次吾級為第二十批二十年來所派遣之學生太平均已歸國留學政策之良否與夫清華學生之是否能盡其服務國家之責任吾輩為局中人未敢有所論列惟吾級為本校舊制最後一級則補前者之遺竟前者之功為責自無旁貸耳試顧此一年來得逢吾校改為國立大學改隸教部直轄首次招收女生及大學第一級卒業之盛其足以鼓舞吾人

欣慰吾人者至多然際此新舊交替之初處境良爲困難孤立四隅同情何所其足以訓誨吾人策勵吾人者亦復不少况吾人來自各方同窗六七年此後至美雖各專其學散處新陸然紫白校旗仍爲吾輩徽幟則今日去國之前能無此小冊以作紀念耶此冊雖云因陋就簡草草編成然其含意至重且深一則以紀念清華已往再則以敘述吾輩經過更以警惕吾輩至若努力求學以圖貢獻社會服務國家等言勿須贅述敢有言者吾輩一舟共濟甘苦同嘗者閱數春秋誠宜相諒相親相扶助庶使清華舊制非僅結束完善亦且光大發揚昔宣尼厄於陳蔡追憶及門臚舉姓名列爲四科雖一名之簡而用意至切今以最短之時輯數頁之書欲以記清華辦學宗旨之更革述同學數載之情感誠爲過略然際此奮勇猛進之長途中告一段落之時草率成此亦以誌鴻爪已耳累牘連編果何所取爰誌其緣起及旨趣如此

民國十八年八月蘇宗周序

(三) 關於中日糾紛之時論

REAL CAUSE OF SINO-JAPANESE CONFLICT NOT TREATY OBLIGATIONS

By

CHESTER T. SU

"It is partly because Japan's army and navy have sought to justify their existence in the national budget that the conflict with China was perpetuated," said Chester T. Su, Chinese stud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st evening when he spoke at a meeting of the Men and Missions movement at the Baptist church. He mentioned this as one of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Manchurian situation, and mentioned the report in recent press dispatches that Japan was unable to establish its five year pla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ecause of the high cost of armaments.

"The present situation was not caused, as some people think, by a violation of treaty on the part of China. Japan would like to have this impression broadcast because it is a good excuse. But you will notice that they have made no definite statement as to which treaty and which point the Chinese violated. There are other cause than that, causes that have a more direct bearing on the situation.

"Over population of Japan can not be a real cause of the war since, according to

reliable census figures, where there are 469 people to the square mile in Japan. Belgium has 680 people.

"Even before this crisis, Japan had had virtual control over all the industrial interests which concern her. The immediate cause for alarm on the part of Japan is this: Under capable Chinese leadership, industries and railways in Manchuria were developed rapidly. This immediately presented the problem of competition with Japan and if these interests were developed continuously they could come more and more in conflict with Japan's interests. Japan had to give up gradually her monopoly or stop Chinese developments in Manchuria.

"This fear of developments by the Chinese made Japan decide to start the campaign at the worst moment of the world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e main purpose in Japan's policy is to keep China weak and divided and to this purpose the Japanese are dividing Chinese public opinion.

Mr. Su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the Shanghai situation for a moment. "The Shanghai incident," he said, "was not originally a part of the Japanese plan. It was brought about by Japan in an effort to turn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from the Manchurian situation and to give them more time to work out their policy as concerning Manchuria. Furthermore, the atmosphere of victory which pervades the Shanghai sector among the Japanese is beneficial to Japan for it is a further dividing of Chinese public opinion.

"The delay of armistice tends still further in this direction of splitting public opinion.

The delay has two definite purposes: To incur civil war in China if possible to drag China into complications with Foreign powers. Chinese opinion concerning Japan's purpose in the delayed armistice is definitely divided. 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the policy of meeting realities. This faction realizes that Chinese soldiers are ill equipped to meet Japan's highly trained army which has good equipment and they would judge their actions according to that situ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the Canton faction that favors radical measures against Japan. This delay of amnistie is incurring strong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mong the Chinese and is very effectively accomplishing the purpose of Japan.

"Japan, in conducting its battle and warfare has been working to involve China with foreign powers. During the exciting moments of one battle the Chinese were attacked upon three sides, the fourth side being toward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which was being defended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soldiers who warned that anybody retreating into the settlement would be fired upon. This put the Chinese in a very delicate situation.

"On another occasion, Japan, after a Chinese retreat, planned a victory parade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nd in the particular district where Shanghai is densely populated by Chinese. If the people could see a showing of victory it would mean disturbance and this in turn would mean a policing by foreign powers and complications would ensue.

"These are very delicate matters which we do not notice from press reports. We

find a moral victory for China when we speak of it in this country and at Geneva but we are not interested in moral victories alone when there is a material damage of \$600,000,000 and 33,000 killed or wounded on both sides.

Mr. Su's talk, which for the short time allotted to him, treated the wide subject very thoroughly, gave the audienc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many features in the Sino-Japanese situation.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he said does not lie in battle. The solution is in being able to change the attitude of the Japanese people. How this can be brought about I do not know. Maybe by public opinion, by increasing Japanese interest in the government and pushing the government to do what the people want done, mainly, the acquiring of raw materials by trade; the keeping on with China on free relations as of importance to both countries and its gradual growth in disbelief of settling any disputes by force of arms."

Mr. Su was sent to Danbury by the China Institute in New York city, a strong

organization working in the interests of promotion of world understanding of the ancient Orient. Mr. Su, whose native home in China is about 40 miles west of Shanghai and only a few miles from the present front lines of warfare, has been in this country three years. He is now a studen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where he will soon obtain his Ph. D. degree. He plans to go to Europe later to broaden his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Darby Evening Times*, April 5, 1932.)

(四) 兄弟總會之組織與發展

Brothers of U. S. Chapter join me in congratulating you and Brother Y. C. Hoo for your splendid efforts in establishing a central European chapter, which will doubtlessly further our activities in England and on the Continent, and also bring closer contact between brothers in Europe and those in U. S. Several brothers in U. S. are going back to China this year, some by way of Europe. I shall see to it that they get in touch with you. I also noticed that several brothers in Europe sailing for China this year by way of U. S. A.

Please ask them to inform me in advance so that I could arrange for them to meet the brothers here.

CHESTER SU (Signed)

Manager, U. S. Chapter

(五)關於國立戲劇音樂院

蘇重威

近幾年來，常見到關於戲劇的著述評論，除了學校裏戲劇社等團體以外，專以戲劇為職業的團體也有好幾個。國人對於戲劇，漸感興趣。無論懂與不懂，都要來談談「話劇」和「舞台藝術」，以為時髦，不過這倒是個好現象，因為有興趣的人多了，欲求這種興趣的具體表現時，便比較容易。

無論個人的見解如何，崑曲和皮黃不能不說已有了確定的典型。但是話劇雖在外國已很發展，在我國可說是剛出世，而尚在試驗時期中。各處對於戲劇有興趣之人，都在努力使話劇漸向職業化的路上走，使牠能夠上「內行」的程度。最著名的例如前幾年余上沅熊佛西趙太侔諸先生在北平倡辦的小劇院，已有相當的成績。不過這一類的運動，其

提倡者的熱忱固可欣佩，但是往往得不到什麼具體的結果。其最大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沒有一個有相當設備的劇院，可供他們的實驗。第二是缺少以此爲職業的演員。因爲演戲的地方是借來或租的禮堂，後台既沒有設備，又沒有地方來裝置設備，所以佈景祇好將就些。又因爲演員是不拿錢的，他們來演已是面子了，演得不好也祇好將就些。這樣一來，其成績之不能如人意，自不待言。

聽說中央已決定創設一個國立戲劇音樂院，並已覓定地基？就要興工建築。大概對戲劇有興趣的人，都認爲是個好消息。因爲這些事業是虧本生意，政府尙不拿錢出來辦，私人雖有志願，恐怕也未必見得來辦。現在趁這個劇院還未興造的時候，偶爾想到兩個較切要的問題，提出來和大家討論一下。

我們對於這劇院的希望，最要緊的當然是希望牠要造得有用。前台的設備比較容易辦，除了要收音好和座位排列使人人能看得見外，其餘多半是舒適和美觀的問題，當局者一定見得到的，可以不必再提了。最重要的是後台的設備。因爲普通人的習慣，一件東西祇求拿出去時好看，至於預備時的雜亂簡陋，往往不暇計及，飯館的廚房，戲院的

後台，都是極明顯的例。十個戲院，至少有九個的後台是簡陋狹小的，更衣室設備不過還是小事，後台往往連放佈景的地方都沒有，別的設備更不用說了。到演戲時，後台之亂，無以復加，演員稍爲不留神，就要絆跌交。每次換佈景，必要大費手脚，常常因爲東西沒有一定地方可放，臨時找不着了。假如戲裏有風雨雷電或火車，更擠不過來了。所以要後台有秩序，必須地方寬暢。前幾年我在美國一個暑期劇院裏的時候，很留意後台的設備。那劇院在鄉間，可算很簡單，觀衆的座椅連漆都不漆，不過戲台確很合於適用。牠所佔的面積，和台前觀衆所佔的地方一樣大。演戲的地方，祇佔全台四分之一，後台倒佔四分之三。拉佈景的滑車，和電燈漸暗的開關 (Dimmer) 等一應俱全；因爲這都是決不可少的根本設備。後台的地方寬大，演戲時就方便得多。有了佈景的根本設備，前台的寫實便得了不少幫助，換佈景也可快得多，這都是不可忽視的。此外更衣室也要多置，倘地方不夠，戲台底下很可利用。其他的設備，也都要以合於實用爲前提，那麼各種需要不同佈景的戲劇，都可以出演。換句話說，我們希望這個劇院成一個實驗劇院，有了這樣一個劇院，很多困難問題，都可隨同解決了。

第二點我要提出來的是演員問題。有了合用的舞台，要是沒有好的演員去利用牠，是沒有用的。而要謀話劇的發展，要鼓起一般人對於話劇之興趣，尤在乎演員之成績。我們撇開由文明戲班進化而來的話劇團不說，靠演話劇吃飯的人，可說是很少很少。也可以說我們所謂之話劇，現在尙未成一種職業。平常偶有公演，那班演員多半是因名或興趣而盡義務的，做導演惟恐得罪了那一位，就撻補不幹了。尤其是不重要的配角，如聽差老媽子之類，誰都不願担任。好容易求得某人答應，決不肯讓他走了，演得不好，也祇好將就些罷。在這種情形之下，怎麼認真得起來。原有很高的標準，祇得逐漸降低，這樣決得不到健全的成绩，演戲和在軍營裏一樣，最要緊是秩序，無論導演的話對不對，都得服從，否則不但得不到好的結果，連壞的結果都沒有。試觀舊劇的演員，雖多不學無識，但是演戲時確秩序井然，就是訓練服從的效果。不單是秩序問題，技術方面，更爲重要。雖然例外也有，但以一般情形而論，票友的功夫，總較內行差些。欲求技術方面的精巧純熟，非拿牠當正事幹不可，從前人以爲靠演戲吃飯是最下賤的了，這個觀念不改，戲劇前途，可說是無望。所以當此國立戲劇音樂院將成立之際，希望當局者

能注意到這人才問題。我很希望將來院裏能組織一個劇團，嚴格的訓練拿錢的演員。除了演戲的技術而外，再授以導演和化裝種種訓練。這個劇團就做國立戲劇音樂院的話劇基本演員，將來成績好時，可到各處去演，並可把一部份團員分派到各處去指導相類的團體。這樣繼續推廣下去，國立戲劇音樂院，除了牠本來的使命外，還成爲訓練人才的中心，而對於話劇之發展，也可有無限的幫助。

（轉載二十四年六月六日中央日報）

(六) 題財政年鑑

二十四年春余供職總委會時秦秘書長景陽並任財政主任主編纂事
 因味余代為閱稿並指正謬誤余謂全部稿該年鑑紛纂案延吳參事
 鏡子清委員該復閱全文並商調余至財部總核全部數字是書首
 重事實故計數翔繁尤以地方財政及國債為甚余逐一校核歷時一月始
 畢先後發現不符處頗多有係筆誤或計算錯誤者係飭編纂事人
 員商由主編繳閱查明更正有係根據不同所致者如實果如所編之第一篇
 及會計司所編之第三篇所列五預算之不同則因全篇所繫不便更
 改僅加以說明使讀者明其所以並由余提出編纂會議報告旋奉部令
 派為主任編纂蓋會議時所決定者以余雖事實上參加編纂而
 尚無名義也同時任補派者有鄭某張駿二君及協纂者若干人書成
 誌其經過如此

二十五年春蘇宗國識



(七) 在北平養病時所寫之家書

父親大人 膝下 敬 重 幸 祈 奉 由 通 音 來

手諭 探悉 一切 近 日 病狀 似 無 進 步 每 日 最 高 體 溫 度 仍 在 三 十 七

度 六 七 五 左 右 有 時 且 至 卅 度 之 未 減 少 胃 口 仍 不 佳 現 將 半 日 時 間

與 改 中 後 起 下 步 吃 一 條 沒 幾 半 後 每 覺 發 熱 不 適 便 飯 就 不 想

吃 睡 眠 及 精 神 尚 佳 況 在 大 氣 仍 未 涼 (寒 暖 不 定) 有 時 且 覺 燥 熱

想 而 不 能 服 現 在 除 心 靜 慢 珠 避 他 情 想 多 此 休 息 時 不 宜

永 遠 苦 攻 不 過 且 前 步 受 些 罪 耳 水 煮 大 蒜 開 水 煎 之 煎 下 了

際 肺 母 片 前 曾 曾 友 人 告 說 此 向 醫 生 創 謂 大 蒜 時 治 腫 無 效 到 現 試 試 確

在 家 中 當 生 輕 而 易 舉 可 以 一 試 惟 在 此 用 人 既 少 即 每 日 不 宜 之 事 以 人 為

感 云 便 為 欲 其 代 為 緩 淡 者 加 水 加 蒜 絲 不 斷 則 試 其 蘇 州 人 所 謂 蔬 也

不 必 誤 且 在 此 門 窗 亦 宜 不 宜 便 為 果 腹 中 充 滿 水 氣 則 於 病 人 是 否 相

亦

南京 牯嶺路十八號仁廬轉

諸同仁先生公鑒宗固逝世承賜電唁並承王文山王顯廷兄代表蒞臨致祭厚誼高情存歿均感特電申謝並請轉各支社同仁代達謝忱

蘇謙同媳沈學培叩

本刊招登廣告

敬啓者茲經總社執行委員會決議，本

刊酌量招登廣告，藉資補助印刷費用，惟

招攬廣告之範圍，以本社同仁所經營之事

業爲限。凡我同仁如願利用本刊登載廣告

者，希即賜示，每面暫以廿元計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出版

仁社通訊錄京字第八九號合刊

編輯者

王 文 山
南京三元巷二號
電話二二八一

印刷者

南京中山路新街口
京華印書館
電話 二二〇八二

54

10/002

(1)

74

09
503